

細說敏求精舍系列(三)

范甲廣交大師 珍藏200書畫真跡

家風重國史 范仁鶴肩負傳承責任

收藏的喜好每人不盡相同，舊硬幣、郵票、各類票證甚至古代器物也可成為收藏玩意。有人在收藏之路上尋找到心靈上的喜樂，有人則視收藏為一種傳承、守望着的回憶，更是一種責任。范甲為敏求精舍的前主席，主攻書畫，能成為敏求的一員，可知其收藏品之高水準，其尤其喜收藏中國傳統書畫。兩年前，范甲仙遊後，兒子范仁鶴承接父親之書畫收藏品，「父親希望以後能把收藏品傳給後代，希望把有價值的藏品分享给後人。」

●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

據 范仁鶴所言，范氏家族的萬梅堂至今藏品逾200幅，其父范甲為萬梅堂堂主，作為兒子，范仁鶴亦受父親影響，後來也加入了敏求精舍，在范甲離世後，范仁鶴承接了父親逾200幅的書畫收藏品。對他而言，父親的收藏品是一個個重要的回憶，守護每個藏品是兒子的責任。

百位名家寫「壽」

在訪問中，范仁鶴談父親的一些往事。談到父親收藏的準則，范仁鶴表示父親對藝術品的要求很高，「因為他是個愛傳統藝術的人，自己對筆墨書寫繪畫藝術也有些了解，所以他用傳統藝術的角度看藝術品，他認識藝術也不會跟風。」

甫走入范甲的舊居，迎面而來一派古典之美，這裏仍保留着書桌、木質傢具帶出的懷舊感。入門的旁邊，一幅《百壽圖》映入眼簾，相當有震撼力，這幅字收集了100位書畫家的「壽」字，是范甲送給其父親的賀壽禮物，范仁鶴說：「因壽有祝壽的意思，於是我父親便拜託了內地的同鄉和朋友，找一些著名的書畫家寫壽字，後來送到香港，又找香港的書畫家逐一寫壽字。」《百壽圖》可說是幾乎齊集所有近代著名書畫家的真跡，當中不乏張大千、黃賓虹、徐悲鴻等人，「這個作品較為特殊，能夠集合當代著名的書畫家，就好像集郵般，要收集他們的字絕非容易，花費了很大的功夫。」范仁鶴說。經大約的計算，《百壽圖》至少需要花上25年的時間完成，是難得一遇的書法作品。

「耕讀人家」愛好藝術

對於收藏這嗜好，謙虛厚道的范仁鶴笑言自己的佔有慾沒那麼強。他說：「我自己偏好分享美麗、好的收藏品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欣賞作品。」雖然未能充分地「濡染」父親收藏的愛好，但對於傳統藝術和歷史的了解，范仁鶴可不輸任何收藏家。

范仁鶴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秀才，《百壽圖》兩則的對聯「赤手持家合育二三子女，白頭偕老共經百六春秋」乃出自其祖父的手筆，在范仁鶴的成長中，祖父和父親對他影響尤甚，范仁鶴謙虛地說：「我們這個家族是『耕讀人家』，即又會耕作下田，又會讀下書，家裏的人也有些文化水平，我一個很有藝術氣氛的家庭環境下成長，對我的審美、藝術的認識是有一定的影響。」其祖父從事教育工作，從小重視兒孫的教育學習，因此認識中國的歷史文化亦成為家庭教育中重要的一課，直到范仁鶴成家立室，他也不忘向子女多分享中國歷史故事，以了解家族史和國家文化。

范仁鶴介紹說「萬梅堂」這個堂名取自父親與母親之名字，范甲號萬甲、荷齋；



● 范甲夫婦於夫人范顧梅芳的作品旁合照。受訪者提供

夫人范顧梅芳，號鑄雅。取其「萬」和「梅」字，就成了「萬梅堂」，而「萬梅堂」的匾文更有來頭。在書法上，范甲尤其喜愛書寫篆書，他年輕時喜愛研究金石學和雕刻圖章，「雕刻圖章需要設計，要懂得漢印和各種寫法字體的技巧，圖章才能設計得美，這也是他的業餘嗜好。」

曾拜師鄧散木

范仁鶴說，醉心於鑽研金石學和書法的范甲認識著名金石家鄧散木，此牌匾由鄧散木製作，范仁鶴在介紹中說：「父親也算是鄧散木的學生，當時我父親在香港，鄧散木在上海，年輕時我父親喜愛雕刻圖章，於是父親請求鄧散木指導雕刻手法。」其後，鄧散木書寫了「萬梅堂」三字給范甲，並邀請內地著名的刻木家依照鄧散木的書法字刻在匾上，就成了此作品。

大畫師合作《萬梅堂圖》

尋尋覓覓，遇到心頭好，既是緣分，也是實力。在香港藝術館早前的展覽「聚道傳承——敏求精舍六十年」中，范仁鶴展出其父親收藏的《萬梅堂圖》。據了解，《萬梅堂圖》共有數十幅，全部均是范甲邀請近代名畫家所繪畫的，部分作品已捐給藝術館、博物館。是次展出的《萬梅堂圖》出自吳冠中、趙少昂、傅抱石、張大千的手筆，范仁鶴認為在眾多父親的收藏中《萬梅堂圖》最有特色，「畫家們各人有自己的畫風，很少有一輯藝術品是很像有命題般，而《萬梅堂圖》是以堂名為主題，亦是很多畫家很給面子畫給父親。」

四幅作品的發揮各有不同，均是畫家運用想像，描繪心中的「萬梅堂」。當中有張大千的石濤、傅抱石的傳統山水畫，吳冠中的現代畫風、趙少昂繪畫的紅白梅花圖，「私人的收藏家能夠有這樣的作品絕非簡單，這也不是出錢多少的問題，要一定有很好的交情、互相尊重才能擁有這些精品，因此特意展示在60年展覽中。」范仁鶴說。《萬梅堂圖》作為「系列式」創作，齊集各大師級同一命題的精品，同時亦體現了范甲在收藏界的實力。



● 鄧散木所書「萬梅堂」牌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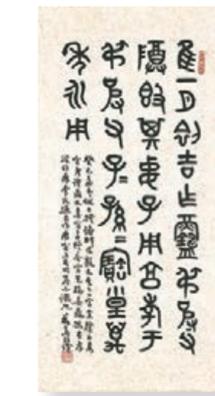
● 張大千版本《萬梅堂圖》 香港藝術館提供



● 傅抱石版本《萬梅堂圖》 香港藝術館提供



● 趙少昂版本《萬梅堂圖》 香港藝術館提供



● 范甲《金文書法》 香港藝術館提供



● 范顧梅芳《花卉圖》 香港藝術館提供



● 《百壽圖》(中)、兩旁對聯為范仁鶴祖父所寫。



● 吳冠中版本《萬梅堂圖》 香港藝術館提供



● 宋文治版本《萬梅堂圖》 香港藝術館提供

記者手記

祖孫二人的繪畫情

范甲夫人范顧梅芳同樣喜愛藝術創作，她筆下所繪畫的古典山水畫結構層層遞進，相當有氣勢。范顧梅芳的繪畫創作技巧了得，因此，亦使同樣喜愛藝術的孫女（范仁鶴長女）主動向祖母學習繪畫。那年孫女大學畢業從外國回來，祖母就成為了她的老師。祖孫二人亦師亦友，因繪畫連繫。

祖親是范仲淹

記者在訪問中得知，范仲淹是范甲、范仁鶴的祖親，范仁鶴亦是范仲淹的第三十一代後人。范仲淹所寫的《岳陽樓記》可謂說無人不知，當中的不朽的名句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更是對當時官級職位的人有很大的反思。范仲淹孝順、為國為民的事跡時刻提醒着范家後人，追求知識，助己助人的重要。

恒雅藏珍

● 作者：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恆

宣德碗王 青花之巔



● 明宣德青花魚藻紋十稜菱口大盃 圖片來源：香港蘇富比



● 青花魚藻十稜菱口大盃碗底款識

永樂、宣德年間所製青花，在過去的幾百年間一直被視為青花瓷器的魁首，「永宣青花」亦被稱為中國青花瓷的黃金時代。無論是研究者還是收藏者，都以擁有永宣瓷器為榮。

宣德時期的瓷器胎體較之永樂瓷更為厚重、凝實；宣德瓷釉面的重要特點為橘皮紋，尤其在宣德中期瓷器上常見；紋飾方面比永樂的纖細風格略顯粗放、蒼勁，其龍紋的氣勢更被視為明清兩代之最；在款識方面，宣德比永樂時期明顯增多，且落款位置因物而異，各部位均可見。

1963年，東京國立博物館曾展出了一件青花魚藻紋大碗，帶有「大明宣德年製」雙圈雙行楷書款。沉寂50多年後，2017年這件「明宣德青花魚藻紋十稜菱口大碗」在香港蘇富比以2.02億港元落槌，連佣金2.29億港元，被譽為絕世僅有的「宣德碗王」。從紋樣、畫工、器形、尺寸、意境、髮色各方面，皆無能出其右者，難怪當年蘇富比為了這件碗設了專場拍賣。僅有的兩件可資比較的魚藻紋碗（口徑18.4cm）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，但尺寸都不及這件拍品（口徑23cm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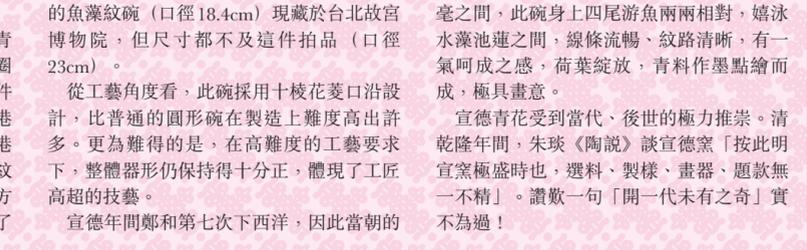
從工藝角度看，此碗採用十稜花菱口沿設計，比普通的圓形碗在製造上難度高出許多。更為難得的是，在高難度的工藝要求下，整體器形仍保持得十分正，體現了工匠高超的技藝。

宣德年間鄭和第七次下西洋，因此當朝的青花仍然採用「蘇麻離青」為鈷料。妙筆揮毫之間，此碗身上四尾游魚兩兩相對，嬉泳水藻池蓮之間，線條流暢，紋路清晰，有一氣呵成之感，荷葉綻放，青料作墨點繪而成，極具畫意。

宣德青花受到當代、後世的極力推崇。清乾隆年間，朱琰《陶說》談宣德窯「按此明宣德極盛時也，選料、製樣、畫器、題款無一不精」。讚歎一句「開一代未有之奇」實不為過！



● 明宣德青花蓮瓣內纏花卉蓮子盃內部



● 明宣德青花蓮瓣內纏花卉蓮子盃